



鴻鴻，電影及劇場導演。曾獲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南瀛文學傑出獎等。現任《衛生紙》主編，迄今擔任三十餘齣劇場、歌劇、舞蹈之導演，創作範圍包括詩集、劇本、劇評、散文、小說等。

● 鴻 鴻

# 革命 與 愛情

這些日子我的詩所關心的，大抵有兩個主題：革命與愛情。我們正處於傅柯所指陳的時代：「如果我們理解的民主是指全體人民沒有等級之分，沒有層級之分，可以有效地行使權力，那麼很清楚，我們離民主還遠得很。很明顯，我們生活在獨裁統治下，在權力階級的統治下，這個階級靠暴力來貫徹自己的意志，甚至這種暴力的工具已經制度化和憲法化。」我們不僅得理解這些事實，而且要提出反對的聲音。

臺灣正處於一個貌似民主的進程當中，行為自主、言論自由，然而強權以「發展」之名，豪奪自然與生民土地身家之惡行，竟無日或絕。毋須聖經提醒，我們本當愛鄰如己，然而滿目所見往往背道而馳。革命，是捍衛最基本卑微的生存價值之不得不然。多次在街頭看著老農悲憤的臉孔，或是青年們在臉書上呼群保義的吶喊，不可能無動於衷。我的政治詩，便多是這亂世所書寫的文本，我也只能草草謄錄而已。

政治既已令我們無處可逃，然而愛情，卻讓我們自由。於是我也為愛情寫詩。

自覺幸運的是，如今我已不再孜孜矻矻於把一首詩反復雕琢至臻獨特完美，而是一揮而就，然後放水流。就像耕作，講究的不是姿勢優美，而是能否引入豐沛的濁水，滋養新鮮的稻米。筆耕於我如果仍屬必要，那是因為可以真實呈現一時一地的想法，與文字讀者、街頭聽眾、或是親密愛人相溝通。詩是拿來興、觀、群、怨的，不是拿來陳列玩賞的。革命與愛情，率皆追求群體美好生活的步驟。如果有一天我們可以不必再革命，世界可以不再需要這些詩，或許那才是一個時代最大的成就。END